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九十八回 驗神數珠還合浦 爭奇勝衣出天孫

話說祝母見海珠單上開著先去的名單是： 彩芝珍珠

秋瑞掌珠

友梅芳芸

桂堂帶修雲、白飛雲；柳緒帶寶書、五福；梅魁帶文湘、翠翹；鬆壽帶瑞麟、雁書。祝母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樣。」各去收拾，打點起身。

只見夢玉同賈蘭夫婦，帶著書帶進來請安道喜，祝母大樂道：「仔嗎的不來看燈熱鬧？」賈蘭道：「親友們拉著錢行賞燈，母親同璉二孀子都留在家裡過個燈節，不能夠來。因接著珍大爺的書子，說劉尚書將宅子業已交代，必得先去收拾料理，等著玉大叔們進來好住。我不耽擱，明日就走，留三多在家伺候母親。」祝母笑道：「好孩子！你耽擱一天，也叫你媳婦回家去歇歇。」蘭大奶奶道：「我見過老太太，這就家去。趕明日下半晚兒開船。」祝母見為日無多，不便強留，吩咐今晚先給蘭哥兒接風，明早給他夫婦錢行。探春答應，忙去四堂知會。

賈蘭夫妻謝過賞，下了介壽堂，往各處請安。末了兒到王夫人萱蘇館，祖孫們敘談一會。

王夫人吩咐道：「祖宗汗馬蔭及子孫，須要愛惜，盡心圖報。別像赦大老爺，將個世爵糟掉。幸國恩逾格賞給咱們，實難報效。榮府舊第，棄而復得，雖是夢玉出銀，與我家回贖一樣。叔姪們同住一家最為熱鬧，總宜恭敬和好。我家賈氏宗族窮苦者多，我出京時因限於力量，不能遂族人之意，至今念念。

你將來務須像我在京一樣，不時照應。聽見瑞哥兒這房更消敗不堪，我很惦著。還有尤二姐的墳墓，當年璉二叔聽鳳二孀子說話，不敢大葬，隨便做了個土墳。那幾年是我照應，這會兒誰去管他。你到京瞧瞧，給他收拾妥當。鐵檻寺老和尚雖是身故，到底是咱們家的香火，吩咐他徒弟大昌整頓住持，不可壞了規矩。饅頭庵也照舊給他月米錢糧。就是咱們家出去的丫頭、媳婦，還有那些窮苦舊街坊，也照應些兒，叫他們說聲好兒，也是有趣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沒有別的囑咐，總照著太太的說話，一點兒不錯。」賈蘭夫妻連聲答應。寶釵道：「讓他們到丈母家去說會子罷。」

賈蘭們辭去，拜親會友來轉不及。書帶是各堂同事姐妹給他錢行，熱鬧了一夜。次日祝府錢行，連江府上及顧四太太諸家親戚請來，敘會送別。夢玉們因見面不遠，催他起身。倒是王夫人同寶釵頗有分離之感。賈蘭夫婦二人含淚拜別。

各家親友剛送去賈蘭，接著給夢玉們五弟兄錢行。寶釵對海珠道：「連日風景融和，春光豔麗，嬌花芳草芬芳悅目。我同你們這幾個不去的姐妹給他們錢行，作鬥草賞春之會，竟擇定初三，回過太太將那天讓了咱們罷！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海珠大喜道：「今年節氣早，這幾天已是二月天氣，正是豔陽風景。初二點土地燈，是內外家人小子、姑娘嫂子們請老太太同眾位太太們，帶著給五位爺同去的奶奶們錢行。咱們去回老太太，竟是初三倒也罷了。」姐妹兩個來見探春，商量已定。往介壽堂回明老太太，定了初三作花會，鬥草為樂。

夢玉們連日晝夜不空，每日兩三處錢行飲酒。到了二月初二，兩宅掛土地燈，唱戲敬神，鬧了一日一夜。次日初三寶釵們公分。一早請安之後，都到如是園鬥草歡樂。彩芝道：「今日鬥草，各出奇物相鬥取勝，以無者為輸。」珍珠道：

「彩妹妹說的甚是。咱們各去搜尋思索，總以不同為貴。」眾人依允，各去尋奇索勝。探春道：「雖是以奇為勝，但眼前花草到底是個正文章，也須各帶一枝應個名兒。」眾人應允。

構玉同梅春幾人拉著姐妹們高歌唱曲，也有帶著丫頭們滿園去尋花問草。寶釵、珍珠、寶書跟著幾個姑娘，在那山子石上穿來串去，見彩芝同友梅站在池邊並肩而立，彎著身望水嘻笑。寶釵問道：「你兩個瞧著水，怎麼這樣歡喜？」友梅笑道：「寶姐姐你們來瞧，這些金魚兒都來圍著咱們兩個的影兒。」寶釵、珍珠來到池邊，探下身去，果見那些金魚兒圍著兩個人影游來蕩去，擺尾搖頭，啾啾不已。寶釵笑道：「古語說尤物移人，你們兩個真是尤物。」彩芝抿著嘴笑道：「卿雖憐我，我不憐卿。」舉手向池搖了兩搖，那一尺五大的宮裝香袖，映在水中猶如彩旗一樣，將那些金魚登時驚散。珍珠道：「剛才倚玉，轉眼分香。我同寶姐姐可謂兩個惡魔。」彩芝笑道：

「我同友妹尋花問柳，被這金魚無意勾留，幸姐姐們來解脫情障。」

四人笑著來到水雲閣，見九如抱著一枝碧桃花，隱几而臥。

彩芝道：「人面桃花，可稱雙絕。」寶釵對珍珠道：「當年大觀園，史姑娘枕芍藥睡在石凳上，以為千古雅人；誰知今日又復擁花而臥，可見情之所鍾，隔世難移。惟彩妹眼淚稍少於前。」

友梅將九如搖醒道：「護在斯！」九如欠身而起，笑道：「那裡有這些崔郎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怎麼一個人睡在這兒？」九如道：「同紫丫頭走到這裡，他去彩金雀花，我一個坐在這兒，怪困的，正要入夢，被你們驚覺。」

珍珠正要回答，見紫簫同寶月、飛雲、蟾珠、玉書各人拿一枝花草說笑而來。蟾珠道：「芳姐姐掉了一枝珠蝴蝶，這麼大一個園子，那裡去找？他一定要同丫頭們去尋著才罷，這倒是一件難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給他占一卦，看落在那兒。」說著，屈起玉指細掐一會，命小丫頭去請芳大奶奶來說話，對眾人說道：「這件東西已不在咱們園裡，總還找得回來。」眾人將信將疑。不多一會兒芳芸、秋瑞、巧姑娘一路同來。寶釵對芳芸道：「你掉的珠花已出了園門。快著人去向西南方走，不拘遠近，遇水就止。見有戴鐵帽子的人拉住不放，自有失物，速去莫遲。」芳芸素服寶釵占卦如神，忙去垂花門吩咐令茗煙依方去找。

茗煙聽說，不敢怠慢，帶著幾個小子走出大門，向西南走去。不多幾遠，就是一個魚蕩，想道：「遇水而止。不知那戴鐵帽子的是個什麼人？」想了一會，對小子們道：「你們留心著，瞧見有戴鐵帽子的來，咱們拉住別放掉。」眾小子笑道：

「人的帽子，再沒有鐵的，腦袋上那兒戴得住。」內有一個指道：「那個頂著一口大鍋，倒像是個鐵帽。」茗煙抬頭望見一人，頂著一個大鍋走來。到面前，認得是裡面打雜張媽的兒子。心中想道：「莫非就是此人？」上前拉住道：「小張，那兒這口大鍋？」那張小二忙將鍋子歇下，笑道：「茗大爺在這裡看野景兒嗎？這是宅裡內廚房的大鍋。辛大奶奶叫拿出來收拾。」茗煙道：「你腰裡拴著這一包兒是什麼？」張二道：「是我媽換回家去洗的衣服，瞧個什麼？茗大爺是知道的，咱們在宅裡走這幾年，從不混拿一點兒東西。」

說著，轉身就走。

茗煙拉住道：「現在宅裡失掉點子東西，派我各處尋找。你在宅裡出來，門上又沒有瞧過，誰還說你作賊不成？咱們既遇著，在這兒你將那包袱解開，同你身上都給我瞧瞧，彼此放心。以後有誰冤你作賊，我就不依。」張二道：「在這兒解開，叫人瞧著不像個樣兒。誰不知道茗大爺做人好，又和氣，你老人家好意思叫我下不來？請大爺到我家去坐坐喝茶。我女人做了一點兒針線，他說要當面送給大爺。他那一天不念兩聲，請大爺去坐會子，別叫他成了病。」茗煙道：「多謝你嫂子惦著我，等著閒了去瞧他。別耽擱工夫，解開給我瞧瞧，各人去乾各人的，誰有大工夫說閒話。」張二道：「大爺，咱們爺兒們好的什麼是的，仔嗎要同我過不去？」說著，掙身要走。

茗煙道：「張二，你好好給我瞧瞧！你要說別的，那不能。」張二紅著臉道：「大爺，不怕你惱的話，要是瞧不出什麼東西來，可是你老人家要下不來，別說我張二不懂交情。」茗煙道：「瞧不出東西，你愛仔嗎乾就結了。」跟來的幾個三小子，不由分說，將他那腰間的包袱解下。張二著急用手來搶，將口大鍋跌在地上。眾人已解開包袱，見是幾件換洗衫褲，中間裹著一個紙包，

遞與茗煙開看，原來正是這支珠花。

張二骨軟筋酥，一聲也不言語。茗煙笑道：「這怎麼說呢？算我的不是，咱們到宅裡再說罷！」帶著小子們轉身就走。張二趕忙拉住，跪下磕頭道：「求大爺開恩，這都是我媽做的事，全不與我相干。以後我再不給他送東西回家。」茗煙道：「咱們且到宅裡商量。」說畢，轉身就走。張二無可如何，忙將衣服破鍋送回去，到宅子左右來探聽消息不提。

且說茗煙一路深服寶二奶奶神數如見。來到宅裡，見查、槐兩人，說知其事。查本道：「這是我同槐大爺疏忽。去回老太太，咱們兩個自行請罪。」茗煙道：「我且將珠花送進去，請探姑奶奶示下，看是怎麼辦法。」槐蔭道：「也罷。你去，咱們聽信兒。」茗煙到垂花門，見周大奶奶備說其事。廖大奶奶道：「探姑奶奶全在如是園。你去見探姑奶奶銷差，請示看是怎麼辦。」周大奶奶們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橫豎咱們總得了不是。」茗煙答應，竟往如是園來。遇著姑娘、嫂子們逢人就問，知探姑奶奶在平台後面小香雪海，陪著周、顧、汪、李、江各家親戚們的姑娘、奶奶。聽見寶釵眾人鬥草之會，都約伴而來。探春正陪諸親姐妹談詩論賦，見該班嫂子來回茗煙求見。

探春命他進來，茗煙請過安，遞上珠花，將前後情形回了一遍。探春道：「垂花門以內常不見東西，我又不敢叫老太太知道。這會兒真誠實據，若是去回老太太，垂花門這幾位大奶奶很要下不來。你去對查大奶奶們說，先將張二的媽攆掉，搜檢明白，叫他出去。以後內外門上務須加意留心，再是這樣疏忽，我也不能替他們耽代。你就去罷！」茗煙答應，自去傳話不提。探春找著芳芸，交代珠花，眾姐妹深服寶釵神數。

此時，彩芝們都齊集富春閣鬥草，各出所有，爭奇誇勝。

寶釵道：「咱們挨次而來，各人自報名色，以便公定甲乙。」眾人道：「寶姐姐說的甚是。那一位先請為首？」彼此推讓，誰也不肯先說。彩芝道：「你們也實在可笑，這也犯不上這樣推讓，好不好橫豎總要見人，我就先說。」命貼身姑娘抱過錦囊，彩芝接在手內，解開錦囊橫於幾上，對眾人說道：「此乃嵇叔夜彈廣陵散之古桐孫，為琴中之寶，是草木中之極品。今日鬥草會上，敬候品題。」又向丫頭手中取過一盆修竹，放在桌上道：「這一盆壽星竹與我相伴多年，雖非奇物，但款樣豐資與他竹不同，很堪娛目。」眾人甚為稱贊。彩芝又向袖中取出一株青草，對姐妹們笑道：「點題眼，這是如意草。會中諸人必須點題，無者罰依金谷。」眾人俱應。

海珠取出一物道：「這是同昌公主神絲被，上繡三千鴛鴦。」命姑娘們張開，眾人見繡著奇花異葉，光彩奪目，甚為稱贊。

海珠遞過一枝虞美人，又取出一本草來，報導：「仁壽草。」紫簫道：「我這謝安的蒲葵扇，實在是一件古董。這是一枝嬰粟花，還有本題的鐵線草。」芙蓉道：「我的桃絲襪，乃桃花枝上野蠶作絲織成。色如絳桃，光滑輕軟，能避百邪，乃衣中之寶。」姑娘們抬過一盆綠葉新翠，十分可愛。眾人見是嶺南的美人蕉，現開著紅花。芙蓉又報導：「這是金錢草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我無奇物，就這王嬙的琵琶同這盆素心蘭，很可以入會。還有這枝虎掌草，倒有點雅趣。」掌珠道：「你有昭君琵琶，我有趙飛燕的椰葉席。」命姑娘們展開，只見翠滑光亮，上面織出百花蛺蝶，栩栩若生。掌珠笑道：「不但這是寶貝，還有一盤東陵侯的五色瓜。這是一枝仙人草，佩之可以延年卻病。」

九如道：「你看我這是太平公主的卻寒簾。」命人掛起，見上面百鳥如飛，和風滿座，香氣繚繞，眾人稱贊。九如送上夜合花，另又報導：「這是一枝麝香草。」汝湘道：「你們公主請開，看我這潘岳的金雀花，還有鮮於柏機的這盆支離叟。

這是題眼燈草。」眾人一齊俱笑。寶釵道：「汝湘真是可兒。」蟾珠笑道：「你那潘岳〔的〕金雀花，那裡比得上我這懷素的蕉葉。」解去錦袱，展開手卷，眾人見蒼碧光滑如錦，上面是唐僧

懷素的草書，就如龍蛇飛舞，筆力遒勁。寶釵們贊不絕口。

蟾珠送上一瓶並蒂蘭花，又在袖中取出青草，報導：「這是合歡草。」

探春道：「我也有一物，不知姐妹們可能識得？」向懷中取出個八寶鑲金盒，開蓋取出一條烏絲，其色蒼黑光亮，粗如麻線，扯開約五丈多長，看著細軟。探春命鬆壽、桂堂在兩頭使勁扯曳不斷。佩金、瑞麟又加在兩頭，使盡平生之力，絲毫不動。眾人深為奇怪。探春笑道：「此乃龍須，非人力所能扯斷。」命姑娘們用淨磁盆貯滿清水，將龍須浸在水內。真是怪事，只見水面上冒起一股清煙，高至三尺，變成白雲，漸高漸大。滿屋中涼風瑟瑟，大似深秋天氣，眾姐妹俱覺透體生涼，支持不住。又見那水盆中隱隱似有風雷之聲。探春連忙收起，送上一枝杜鵑花，又取出一物道：「此乃蜀中錦帶草。」孟瑞麟道：「探姐姐的龍須真是奇物。我也有一點東西請教。」解開幾重錦袱，取出一塊木頭放在桌上。眾人細看，類如沉香，其色蒼翠光潤。瑞麟道：「此是東方朔異域得來的風聲木。遇人吟詠，木中吐琴瑟之聲相應；遇人舞劍，則木中有金鼓之聲。夏則生涼，冬生和暖。我請先試其異。」命侍兒取出寶劍，對木起舞。正舞到酣處，眾人聽那木中忽發金鼓之聲，似與人助戰，舞罷其聲不絕。夢玉、柳緒更相吟詠，其木忽變琴瑟之聲，其音清越。座中人無不極口稱贊，深以為異。瑞麟送上麗春花並香草一枝，道：「這是孔陵上的蓍草。」佩金道：「我這一件雖非寶貝，也還有趣。」寶釵們見一枝沉香木樹，天生成兩枝相並，枝幹無不相連交合，倒很有點子意致。佩金道：「這是長生殿前的連理枝。是貴妃珍惜之物，非人間凡花可比，可以入會。這瓶素桃花，倒還芳潔可愛。這是蜀中的文章草，諸君休認作石菖蒲。」

寶書道：「我無別物，只有這千歲靈楓還可娛目。」珍珠們見樹根一段，儼然如人形，頭面口鼻、鬚眉手足，無不逼肖，毫不借一點人工，真是奇物。寶釵道：「此即所謂千歲楓人是也。倒是一件絕品。」寶書呈上一瓶薔薇花，又取出一物道：

「這是海外的返魂草，非中土所生之物。」

芳芸道：「我亦有海外之物，何足為異。」向錦匣中取出一段香木，對眾人道：「此名聞思香，出大西洋海島之中，即是《楞嚴經》中觀音云：『聞思修入三摩地』，佩之令人聰明智慧。這枝荷包牡丹，可以插個瓶兒。倒是這盆小草來路甚遠，名為多情草，出在滇池的蒼山，佩之令人多情。」顧玉書道：

「我亦有點海外之物。這個手串名貝多子，四面玲瓏，異香馥鬱，出於大洋外危巖之上，係龍涎結成，佩之令人如意。這是豬八戒吃過的人參果，還有這枝連環草，俱非內地所有。」

秋瑞道：「我無海外之物，這件衫是薛荔絲織成，形如蟬翼，色類嫩蕉，服之雖盛暑不知炎熱。這枝翠翹花可供清玩。

這盆是李輔國家的迎涼草，暑天擺在室中，涼風滿座，不知長夏。」寶月道：「我這尊紫藤觀音，乃天生法像。這枝玉簪花同這錦帶草倒還不俗。」文湘笑道：「李輔國的迎涼草何足為異。看我這季倫的流霞帳，是以桃花養蠶吐絲織成，色如晚霞。雖嚴冬苦寒，不但帳中人如坐春風，即滿室中和風馥鬱，春意藹然。這是蘇仙井上桔，這是不凋草，俱非凡品。」

友梅笑道：「你有蘇仙井上桔，我有陸續懷中桔。還有米元章這塊縹雲石，乃稀世之寶。」眾姐妹見這石生得蒼古斑駁，瘦縹透，崎嶇凹凸，天生成的危巖絕壑。眾人十分稱贊。友梅道：「還有這無心草，也是難得之物。」

巧姑娘道：「我也有一件難得的東西。」命侍兒解開錦袱，取出一件繡襖。眾人見光芒閃爍，上有百鳥之形，異色變換不一。巧姑娘道：「這是海外百鳥毛織成，名鳥影裳。穿在身上輕若無物，能避刀箭水火之厄，能預知晴雨風雪。這是榮國公海外得來之寶。」命姑娘們擺上那盆海棠樹，又向袖中取出一物道：「這也是海外之物，名思鄉草。客中人聞其香，頗切家鄉之念。中土未曾有此。」

修雲道：「你們海外之物何足為奇。我這王右軍蘭亭墨本，乃人間至寶。」梅春同寶釵們贊不絕口。修雲道：「還有這西域所產的九枝秀，爐中點起些須，香雲滿室，數日不消。這是醒醉草，大醉人佩之即解。」

接著，周姑娘的是個三千歲老松脂結成之飛芝，另有女兒花，指甲草。汪姑娘是蔡伯喈柯亭竹笛，並玉李花、芸香草。

李姑娘的黃魯直之竹夫人，又是千日紅花，配著香草。江姑娘是張昌的楠榴枕，還有東方朔的靈壽藤，更有忘憂草。顧姑娘的

李衛公平安竹，同金絲桃、鶴頂草。寶珠姑娘是一枝三尺長的珊瑚樹，一瓶夾竹桃花，一小盆都梁香草。

探春笑道：「夢金兄弟這個人參道士，倒也是個奇物。」夢金笑道：「我這枝碧桃花同這金絲草也是好的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沒有別的，就是生我時太太屋里長出來的這個五色靈芝。寶光閃閃，與眾不同。這盆奇愁花同這盆護草聊以塞責。」梅春道：「我有這孔聖人的竹簡，乃天地間第一寶貝。這瓶梔子花同這鳳尾草，倒還有些生趣。」

鬆壽道：「我的這條古藤盤螭棍，是數千年的東西。刀斧不能傷，使著綿軟，硬若鋼鐵，倒是兵器中的寶貝。」命服侍的姑娘送上一瓶紫薇花，另有小石盆的青草，指道：「此名無風獨搖草。置之幾上，別有趣。」

桂堂道：「我這一件是天下的寶貝。」眾人見是一枝破蕉扇。瑞麟道：「怎見得是天上寶貝？」桂堂道：「這是我丈人白雲和尚所贈之物。乃西天佛地功德池邊芭蕉所造，能驅邪怪，回風轉雨，說不盡其神妙。」寶釵們點頭道：「神仙之物，實與眾不同。」桂堂笑道：「還有這盆花，也是仙品。」眾人見小樹一株，盤屈蒼老，上開小花似玉簪而短小淡黃，清香如蘭。

桂堂道：「此名洛如花。即陸澄所說，國家文運興隆則生，此花亦非常有之品也。這是鈴兒草。」

寶釵道：「桂兄弟有神僧之物，我亦有仙家之品。」懷中取出一個金絲小盒，啟蓋取出一物，抖開是一件衣服，形如輕紗，淡綠色，芬芳襲人，望之如淡煙薄霧。眾人莫知其名。寶釵道：「當年夢中絳珠仙所贈藕絲衫，後得之於幻虛宮中。服之可避水火刀兵，且能驅邪鎮怪。冬暖夏涼，莫能言其寶異。」

這是吉祥花，這是宜男草，請諸公品題。」

白飛雲道：「寶姐姐藕絲衫果然奇異，我也有一件碧綉襦。」

向胸前紫荷囊中取出道：「此乃織女遇張騫時所織之物。周身無縫，即世間所傳無縫天衣是也。見西王母赴蟠桃宴時，方披此衣，閒時下敢褻服。」眾姐妹弟兄彼此把玩，無不贊歎。

飛雲道：「我這紫荷囊也是一件寶貝，名為鎖雲囊。亢旱天氣，以淨水數滴囊中，即白雲飛出，立即至雨。」寶釵們深為贊美。

飛雲笑道：「還有些奇物奉請。」向懷中不住手往來採取，放滿一桌，對眾人道：「這是蓬萊山上所產之瑯■實，其味甘美，服之令人長生益智、潤肌膚、美顏色，說不盡他的好處。我父親知我今日有鬥草之會，親往蓬萊山採取而來。這枝花名千步香，亦海中所產。這草名夢草，乃仙山所出。凡有思想難見之人，將此草放在枕畔，即夢見歡若生平。這是相思草，佩之令人相思不忘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今日飛雲妹要壓倒元白。」珍珠道：「且將瑯■實送幾個進與老太太同各位太太。咱們會中人每人一個。若有多的再作商量。」彩芝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咱們親自送往介壽堂去。」

海珠道：「咱們只顧說話，還有緒哥的寶物未曾領教。」寶釵們道：「真個倒忘了緒大爺。」柳緒笑道：「仙佛古人，奇珍異寶，都被你們占去。我有一件古董，是我柳家之物，也算得一件寶貝。」說畢，轉身去取了一根舊棍進來，對眾人道：

「此乃千古第一風流佳品。」眾姐妹彼此觀玩，並看不出這棍的好處。珍珠道：「請教這是件什麼寶貝？」柳緒笑道：

「這是我家老姑太太柳夫人打陳季常的藜杖。」眾姐妹不覺哄堂大笑。彩芝道：「蘇子瞻亦幾乎領教，這真是件風流古董。」柳緒道：「這是旌節花。這是一枝稻草，乃天地間草中至寶。」彩芝、珍珠幾個姐妹往介壽堂去進瑯■實。寶釵眾人又將各物細看一遍，彼此贊歎稱奇。不多一會彩芝姐妹轉說，老太太同太太們吃瑯■實，十分甘美，歡喜之至，都說要想點兒東西回敬。飛雲道：「海外之物甚多，等我慢慢找些來，孝敬老太太。」眾姐妹正在歡笑，只見有聽事的嫂子們來，對夢玉們說了幾句，眾人大喜。不知說的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